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不朽杰作,使他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世袭的大贵族地主家庭,早年父母双亡。他一八四四年在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对学校教育及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于一八四七年辍学回到家乡的庄园。他在自己的领地致力于改善农奴生活,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文学创作。后来他随兄长去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7),具有真实细致的心理分析、鲜明的人物个性刻画和生动自然的叙述风格,显露出托尔斯泰以后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1856)则真实记录了作者参加过的克里米亚战争。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36)、《琉森》(1857)和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同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结婚。此后,他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完成了史诗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接着,他又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1873—1877)。此后,为了照顾孩子们上学,他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〇一年才重新返回自己的领地。在后期,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像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904),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89—1899)。晚年的托尔斯泰深感家庭生活同自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经过痛苦的斗争,终于离家出走,以实现自己过平民生活的理想,不幸在途中得肺炎逝世。

《战争与和平》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和雄浑的气势描绘了“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

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和别朱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中心主题则是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利、寻欢作乐。在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艾伦则是荡妇。另一类是彼埃尔·别朱霍夫、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他们接近人民,

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成为社会的精华。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两人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界,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最后在卫国战争中献身;彼埃尔性格直爽,感情冲动,缺少实际活动能力,他更侧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与人民的接触中精神得到升华,最后成为进步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女主人公娜塔莎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她与人民和大自然接近,具有强烈和丰富的感情。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特别鲜明生动,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部作品的缺点是在情节中夹杂了过多的道德哲理说教,造成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累赘。但是,这部巨著场面宏大壮阔,结构复杂而清晰,人物丰富多彩且形象鲜明,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最光彩夺目的杰作之一。

编者

目录

序 001

第一卷

第一部 003

第二部 087

第三部 156

第二卷

第一部 229

第二部 269

第三部 323

第四部 378

第五部 416

第三卷

第一部 471

第二部 529

第三部 635



目 录

战争与和平

第四卷

第一部 717

第二部 755

第三部 787

第四部 821

尾 声

第一部 863

第二部 901

主要人物表 928



第一卷



第一部

一

“喂^①，公爵，热那亚和卢加已成了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了。^② 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您对我说，我们这里没发生战争，如果您还为此这个反基督徒（是的，我相信他是反基督徒）所干的种种坏事和制造的种种恐怖辩护，我就再也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您就不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我的忠实的奴仆了。喂，您好，您好。我看我把您吓着了。请坐，咱们谈谈吧。”

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有名的宫廷女官、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的亲信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对第一个来参加她的晚会的显贵瓦西里公爵说的一番话。几天来，安娜·帕夫洛夫娜总是在咳嗽，她说，她患了流感（流感在当时是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新词）。早晨由穿红衣的仆役递送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着：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什么更好的安排，如果同一个可怜的病人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不使您害怕，那么，我将十分高兴今晚七时至十时在家里看到您。安娜·舍列尔。”

“天哪，多么厉害的责难呀！”身穿刺绣的宫廷礼服、足登长袜、浅口鞋，胸前佩戴着勋章的瓦西里公爵走进来时回答道，他一点也没因为受到这样的迎接感到发窘，平平的脸上带着笑容。

他也如我们祖辈一样不仅用文雅的法语讲话，而且用法语进行思考；也如同那些终老在上层社会和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们一样，用他们特有的低低的、居高临下的腔调说话。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把他那洒了香水的光秃秃的头俯向她，吻了她的手，从容地坐到沙发上。

“首先，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您身体如何？好让我放心。”他不改变音调地说。从他那客气的和故作同情的腔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讽的味道。

“一个在精神上遭受折磨的人，身体能好吗？……难道一个有感情的人在这

^① 仿体字表示原文为法、意、德文，下同。

^② 热那亚，意大利巨大的港口城市。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在第一次进军意大利之后把热那亚改成利古里亚共和国，一八〇五年把它并入法国。卢加，意大利城市，一七九九年被法国人占领，一八〇五年成了拿破仑组建的卢加公国的中心。



种时候能觉得平静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留在我这里，好吗？”

“英国大使那儿不是还有个招待会吗？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边露露面。”公爵说道，“我女儿会来接我，一起去那里。”

“我还以为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些招待会、焰火等变得越来越使人厌烦了。”

“假如他们了解您的心愿，招待会会取消的。”公爵说道。他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习惯地说一些他甚至不想让人相信的话。

“别折磨我了。关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电报，^①做出了什么决定？您是无所不晓的啊。”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用一种冷冷的、枯燥的语调说道，“做了什么决定？他们认为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做。”

瓦西里公爵总是慢吞吞地说话，就像一个演员背诵陈旧的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则相反，虽然年届四十，却仍十分活跃，容易冲动。

奔放的热情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因此，有时当她没有那种激情时，为了不辜负那些认识她的人的期望，也得表现出满腔热忱的样子。安娜·帕夫洛夫娜总是面带与她衰老下去的面庞不相称的矜持的微笑，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总是意识到自己可爱的缺点，但是不想，不能，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它。

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安娜·帕夫洛夫娜冲动起来。

“噢，请不要对我谈奥地利吧！我也许什么都不懂，但是奥地利过去、现在、任何时候都不想打仗。它会出卖我们的，只有俄罗斯才能拯救欧洲。我们的恩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他将忠于自己的天职。有一点我确信不疑。我们善良杰出的君主将在世界上发挥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他是那么善良、那么优秀，上帝不会抛弃他，他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会把现在更为可怕的以这个刽子手和坏蛋为代表的革命怪兽镇压下去。只有我们才能为忠实的教徒们讨还血债。我请问你们，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满脑子生意经的英国不会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高尚的灵魂。它拒绝撤出马耳他。^②它想看到，并且探寻我们行动背后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皇帝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追求任何个人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那么，他们又做了什么许诺呢？什么也没有。就是他们许诺了的东西，也不会兑现！普鲁士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也无力与它抗衡……所以，不论是哈尔登堡的话，还是豪格维茨的话，^③我一句也不相信。普鲁士这种臭名昭著的中立只不过是陷阱。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可亲的皇帝的崇高使命。他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了下来，对自己的激忿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① 诺沃西利采夫(1761—1836)，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〇五年在巴黎执行各种各样的外交任务，他用电报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了关于拿破仑占领热那亚和卢加的消息。

② 马耳他岛一七九八年被拿破仑占领，一八〇〇年又被英国占领。根据一八〇二年在亚眠签订的条约英国同意把马耳他归还法国，但以后又拒绝这样做。英法战争开始后，俄国也被牵进去（站在美国一方）。

③ 哈尔登堡(1750—1822)，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维茨(1752—1831)，普鲁士外交家。

“我想，”公爵微笑着说道，“如果派您去，而不是派可爱的温岑格罗德^①去，您会一举成功，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您是那么雄辩。能给我点茶吗？”

“马上就拿来。顺便说说，”她又平静下来补充说道，“今天我这里有两位很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他通过罗昂家族的关系与蒙莫朗西家结了亲。这是法国最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侨民。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父。您认识这位思想深邃的人吗？皇帝接见过他。您知道不？”

“啊！我将很高兴认识他们，”公爵说。“请告诉我，”公爵补充说道，好像他刚刚想起什么似的，对所问的事，也就是他今天造访的主要目的，装出特别漫不经心的样子，“听说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为驻维也纳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好像是个无能之辈。”瓦西里公爵想为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而有人却竭力想通过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太后使男爵得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表示不论是她，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评判太后想做什么或喜欢什么。

“是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冯克男爵。”她用哀伤的、干巴巴的语调说了这句话。当安娜·帕夫洛夫娜谈到太后时，她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深深的忠诚和尊敬的表情，并含有一点哀愁，每当谈话中提到自己这位崇高的庇护者时，她都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对冯克男爵很尊敬，她的神情又显露出哀愁。

公爵表情冷漠地住了口。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她所特有的宫廷女官的机灵和敏捷想敲打一下公爵——因为他竟敢那么放肆地谈论举荐给太后的人，同时也给他一点安慰。

“顺便谈谈您的家庭吧，”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给整个社交界带来了快乐，大家都认为她光彩照人。”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想，”稍微沉默一下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身子凑近公爵，温柔地对他微笑着，似乎想以此表示，政治、社交方面的话题已经结束，现在该开始推心置腹地谈谈了。“我常想，生活中幸福有时分配得不公正。命运为什么赐给您两个那么出色的孩子（除了阿纳托利，您的小儿子，我不喜欢他）。”她抬起眉头，不容争辩地插了这么一句，“那么迷人的孩子！而您比所有的人都不珍惜他们，因此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说完，她兴奋地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②会说我没有父爱的弦。”公爵说道。

“别再开玩笑了。我想和您认真谈谈。您知道吗，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我只对您说说（她脸上又现出一种忧郁的表情），在太后陛下那里谈过他，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没作答，而她默不作声，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待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

^① 温岑格罗德，在俄国军队中供职的奥地利骑兵元帅。

^② J·K·拉瓦特（1741—1801），牧师、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种种》，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风行欧洲。

一下眉头。

“我能做什么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我为他们的教育做了当父亲的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们两个都成了笨蛋。伊波利特起码是个安分的傻瓜，而阿纳托利总是惹是生非。只有这一点不同。”他说道，比平时更加不自然更亢奋地微笑着，同时嘴角边突然形成令人感到不快的粗鲁的褶皱。

“像你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生孩子？如果您不是个父亲，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责难您。”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对您一个人承认，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我必须背这副十字架。我是这样给自己解释的。有什么办法呢？……”他沉默不语了，用手势表示自己对残酷命运的顺从。

安娜·帕夫洛夫娜沉思起来。

“您从未想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她说道，“人们都说老处女总热衷于给人做媒。我还未感到自己有这个弱点，但是，我认识一个姑娘，她和父亲一起生活，很不幸。她是我的一个亲戚，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回答，然而，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特有的敏捷的想像力和灵活的头脑，搜索着记忆，表明他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不，您知道吗，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他无法控制抑郁的心情。他沉默不语了。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五年之后会怎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富有吗？”

“她父亲非常有钱，也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知道吗，这位颇有名气的鲍尔康斯基公爵还在先帝时代就辞职了，外号叫普鲁士国王。^①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很怪癖，不易相处。这个可怜的姑娘非常不幸。她有个哥哥，不久前刚同莉莎·梅宁结婚。他给库图佐夫当副官，今天也要到我这儿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②，”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把它往下压，“请帮我安排这件事，我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奴仆（就像我的管家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并且富有。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以他独有的随便、亲昵、文雅的动作抓住女官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又摇了摇，就坐到扶手椅里，眼睛望着别处。

“等等，”安娜·帕夫洛夫娜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和莉莎（鲍尔康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能成。我在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老处女的营生了。”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彼得堡上层社会的人都来了。

① 鲍尔康斯基公爵被称做“普鲁士国王”是因为他像普鲁士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好戴扑粉的假发，留小辫，穿长袍。

② 安娜的爱称。

这是些年龄、性格各异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艾伦来了,她是来接她父亲的,以便一同去参加大使的招待会。她佩戴着花字奖章,^①穿着舞会服装。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有名气的、年轻、娇小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也来了。她去年冬天出嫁了,因为怀孕,现在不在社交场合露面,但是参加一些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与他所推荐的莫特马尔来了,前来参加晚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以及其他许多人。

“您还没见过(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姨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到来的客人们说,并且一本正经地把他们一个个地领到一个头上扎着高高的蝴蝶结、刚刚从另一个房间轻飘飘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婆跟前。客人开始陆续地到来,她介绍着每个人的名字,把目光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向姨母,然后就走开了。

所有的客人都经过了向这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不需要的姨母问安的仪式。安娜·帕夫洛夫娜带着忧郁、庄严的表情注视着他们的问候,对他们表现出沉默的赞许。姨母对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谈他们的健康,她自己的健康和太后陛下的健康,感谢上帝,太后的身体现在痊愈了。所有走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都装出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然后怀着履行了一项沉重义务后的轻松心情离开老太婆,整个晚上再也不会到她跟前去了。

年轻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过来了,用金线绣成的丝绒手袋里还装着针线活。她那漂亮的长着隐约可见的绒毛的上唇稍稍短一点,然而有时当它翘起,或与下唇闭合时却显得格外娇媚。如同那些颇有吸引力的女人一样,她上唇短和微启的小口这个缺点似乎构成了她独特的美。所有的人都怀着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漂亮、健康、充满活力的未来的母亲,她那么轻松地承受怀孕这副重担。老年人以及感到无聊、忧郁的年轻人在她身边坐一会儿,谈一谈,好像也变得和她一样快乐了。与她谈话时,每说一句话,都能看见她那开朗的笑容和时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人们也就会觉得自己今天特别可爱,并且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娇小的公爵夫人手提针线包,迈着细碎快捷的小步走过桌子,坐到靠近银茶炊的沙发上,愉快地整理一下衣裙,似乎不管她做什么,对她,对她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一件乐趣。

“我带来了针线活。”她打开了手提包,对大家说道。

“您瞧,安内特,再别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她对女主人说,“您信中说,您只举行一个很小的晚会。瞧我这身打扮。”

她张开双手让人看她那身淡灰色带花边的雅致的连衣裙,胸下扎着一条宽带。

“放心吧,莉莎,不管怎样,您总是比所有的人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答道。

“您知道吗,我的丈夫要离开我,去寻找死亡。”她继续以同样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请告诉我,干吗要这场可恶的战争?”她面向瓦西里公爵,还没等对方回答,又转向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艾伦。

“这是位多么可爱的女士啊,这个娇小的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悄悄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① 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女中学生的花字奖章。

紧随娇小的公爵夫人之后,走进一个彪形大汉,一个胖胖的年轻人,留着平头,戴副眼镜,身着当时时髦的浅色裤子、高高的硬领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名声赫赫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现在莫斯科正濒临死亡的别朱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刚从国外归来,还没在任何地方做事;他是在国外受的教育。这是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点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对进入她的沙龙里最低一级人物的一种礼遇。尽管这个礼遇不高,但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看见走进来的彼埃尔,脸上就现出一种不安和恐惧的神情,就像看见了什么与此地不相宜的庞然大物似的。实际上,彼埃尔只比这个房间里其他的男人稍稍高大一些,这种恐惧是由于他那与众不同的目光——聪明、腼腆、敏锐而又自然的目光而产生的。

“您太好了,彼埃尔先生,能来看望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并领他去见姨母,惊恐地与她交换了一个眼色。彼埃尔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明白的话,继续用目光找寻着什么。他像对亲近的朋友那样,向娇小的公爵夫人敬礼,高兴地微笑了,然后走近姨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恐惧不是无缘由的,因为彼埃尔还未听完姨母关于太后健康状况的话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惊恐地用话来拦阻他:

“您不认识莫里约神父吗?他是非常有趣的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是的,我听说过关于他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很有意思,但未必可能……”

“您这样认为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说点什么,然后再去尽自己东道主之责,然而,彼埃尔又做了一件相反的、不礼貌的事。先前他是还未听完交谈者的话就走开了,这次,他是用自己的话把需要离开他的交谈者给阻留住了。他俯下头,叉开两只大脚,开始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论证,为什么莫里约神父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道。

摆脱开这个不会生活的年轻人之后,她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义务,继续听着、看着,哪里出现冷场,就到哪里去帮忙。她就像一个纺纱厂的主人那样,把工人都分派到各个岗位上去之后,在工厂里走来走去,发现哪里的梭子不动了,或者出现不寻常的噪声,就赶快走过去,使它停下来,或者使其正常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客厅里走来走去,走近那些沉默下来或者讲话的人太多的一伙人面前,说上一句话,或者把人调换一下,使这台谈话机器又平稳体面地开动起来。但是可以看得出,她在为这些事操心的时候,对彼埃尔特别不放心。当彼埃尔走到一些围绕在莫特马尔身边的人那里听他们谈话,然后又离开那里转向另一些听神父高谈阔论的人们时,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关切地盯着他。对于彼埃尔这个在国外受教育的人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见到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全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里,他就像到了玩具店里的孩子那样,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一直担心会漏过他所能听到的聪明的谈话。望着那些表情自信、文雅,集合在这里的人们的面孔,他一直在等待听到什么不寻常的明智的话。最后,他走到莫里约那里。他觉得这里的谈话有点意思,于是他停了下来,正像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活跃起来了。

这台纺车的梭子从四面八方均匀地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只有姨母是例外,她身边只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瘦削的脸像哭过似的,她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格格不入。这个圈子分成了三个组。一个组里男人占多数,中心人物是神父;另一组都是青年人,以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艾伦及漂亮、满面红光、由于年轻而显得过于丰满的娇小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为核心;莫特马尔及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第三组。

莫特马尔子爵是个面貌清秀、举止柔和的可爱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名声赫赫,但是,为了显得有教养,他在自己参加的社交圈子中,总是表现得谦逊、随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已经用他来招待过自己的客人了。就像一个餐厅领班给客人端上一块上好的牛肉,然而,如果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见它,就不想吃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今晚先是把子爵,然后把神父当做极为精致的餐点端上来招待她的客人。在莫特马尔那一组里当时谈的是昂吉安公爵^①被杀的事。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是由于自己太宽宏大量而被杀,并说波拿巴发怒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啊,是的!请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吧,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高兴地感到这句话(请给我们讲讲吧,子爵)使人想起路易十五。

子爵低头鞠一躬表示顺从,谦恭地微笑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在子爵周围坐成一个圈,并请大家听他讲。

“子爵认识公爵本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位客人耳语说;“子爵是讲故事的高手,”她又对另一个人悄声说;“现在就会看出这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这样,子爵就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形态被端给这些人,就像一盘配着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

子爵含蓄地微笑一下,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请到这里来,亲爱的艾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她坐在稍远的地方,是另一组人的中心。

公爵小姐艾伦微微一笑,站了起来,这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从走进客厅时起就面带不变的笑容。她那点缀着绒毛饰物的白色舞服发出轻轻的响声,雪白的双肩,亮泽的头发加上钻石闪闪发光,她在为她闪出一条路的男人中间笔直地走过,不看任何人,但又是对所有的人都微笑,好像慷慨地赐予每个人以欣赏她那美妙身材、丰满的双肩、按时尚袒露的胸和背的权利。她仿佛给晚会带来了光彩。艾伦是那么美,以至于在她身上不仅看不到一点卖弄风情的样子,相反,她似乎为自己那不容置疑、过于强烈、令人倾倒的美貌感到羞愧,她似乎愿意降低自己秀色的魅力,但是做不到。

^① 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法国王子,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侨居国外,被控参加反拿破仑阴谋,一八〇四年案发,在巴黎被枪决。



“多么美啊!”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都说。当她在子爵前面坐下并报以那种不变的微笑时,子爵宛如被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惊呆了,耸了一下肩膀,垂下目光。

“女士,我真担心我不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他微笑着说,并低下了头。

公爵小姐将一只裸露的、丰腴的手臂支靠在小桌上,认为没必要说什么。她面带微笑地等待着。整个谈话期间,她笔挺地坐着,不时地一会儿瞧瞧自己那稍稍靠在桌上的丰满漂亮的手臂,一会儿看看更为迷人的胸脯,摆弄一下钻石项链,几次扯平衣服褶皱。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之处时,就瞧一眼安娜·帕夫洛夫娜,并立刻现出女官脸上那同样的表情,然后又平静下来,保持着灿烂的笑容。在艾伦之后,娇小的公爵夫人也从茶几那边走过来了。

“等等,我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询问伊波利特公爵,“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与大家交谈,突然换了个位置,坐好后,愉快地整理一下衣服。

“现在我感到很好。”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做活,并请求继续讲下去。

伊波利特公爵给她拿来手提包后,也跟着过来了,把扶手椅向她移近些,在她身边坐下。

可爱的伊波利特与他美丽的妹妹长得惊人地相像,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外表相似,他却十分愚蠢。他的面庞和妹妹的一样,但是她那乐观、自负、充满青春活力、永不改变的微笑以及不寻常的、古典式的优美体态使她光艳夺目。而哥哥却相反,同样是那张脸,却是一副愚蠢的表情,而且他总是现出一种自满自足、怨天尤人的样子。他身体瘦削孱弱,眼睛、鼻子、嘴,一切都往一起挤,好像在做着莫名其妙的无聊的鬼脸,而手脚摆放的姿势总是那么不自然。

“这是不是关于幽灵的故事?”他说着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然后急忙举起长柄眼镜,好像他没这个东西就不能开始说话似的。

“根本不是。”感到惊奇的讲话人耸耸肩膀说。

“问题是我讨厌听幽灵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从他讲话的腔调可以看出,他是先说出这些话,而后才明白它的含义。

他讲话时表现出的那股自信劲,使谁也弄不明白,他的话是过于聪明,还是过于愚蠢。他身着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穿一条用他的话说受惊女神身体颜色的裤子,足登长袜、浅鞋。

莫特马尔子爵讲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昂吉安公爵偷偷地到巴黎去与女演员乔治幽会,在那里碰到了同样受到著名女演员垂青的波拿巴。在与公爵相遇后,拿破仑偶然犯了昏厥病晕倒了,这样,他就处于公爵的掌握之下,公爵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但是,后来波拿巴却处死了公爵,用以回报他的宽宏大量。

故事很好听、有趣,特别是当讲到情敌突然认出了对方的时候,女士们都激动不安。

“太妙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问询地回头看看娇小的公爵夫人。

“很妙。”娇小的公爵夫人低语道,她把针扎进活计里,似乎想表明有趣动听的故事使她连活都做不下去了。

子爵珍惜这无声的夸赞,感激地微笑了一下,继续讲下去。但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直盯着的那个使她害怕的年轻人,这时正激烈、高声地和神父谈着什么,于是她急忙去支援那个危险的地方。的确,彼埃尔到底还是和神父谈起政治平衡问题了。而神父看来对年轻人朴实的激情也发生了兴趣,对他阐述起自己喜欢的主张。两人都过于热烈的、旁若无人地听着,谈着,而这正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所不喜欢的。

“手段是实现欧洲均势和民权,”神父说,“只要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以野蛮闻名的大国出来无私地领导以实现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这个国家就能拯救世界。”

“您怎样找到这种均势呢?”

彼埃尔开始说。但这时,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了,严厉地看了彼埃尔一眼,询问意大利人,他对这里的气候是否适应。意大利人的面孔突然变了,显出一种受了委屈似的、做作的温柔表情,看得出,这是他和女人谈话时惯有的表情。

“我有幸被接纳到这个团体中来,我是那么被它的,特别是女士们的非凡智慧和教养所倾倒,所以顾不上考虑气候如何。”他说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了便于观察,再不放松神父和彼埃尔,让他们参加到大圈子中来。

这时,有个新人走进了客厅。这就是年轻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巧的公爵夫人的丈夫。鲍尔康斯基公爵个头不高、面目清秀而严峻,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人。他身上的一切,从倦怠、烦闷的目光,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与他那小巧活泼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是那么讨厌,以致看他们和听他们讲话都使他感到无聊。在所有这些令他感到乏味的人中,他妻子俊俏的面孔似乎最使他厌倦。一脸苦相破坏了他漂亮的面容,他转过脸不去看她。他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眯起眼睛扫视这群人。

“您准备去打仗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问道。

“库图佐夫将军想让我去给他当副官。”鲍尔康斯基像法国人那样把重音落在“佐夫”这个音节上。

“那么,您的妻子莉莎怎么办?”

